

三星高照,新年来到

# 春节期间这些天象饱你眼福

淑气催

春到,三星送福

来。2021年2月,夜空中常见的主角“大V”——五大行星、流星雨等,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淡出了星空舞台。“冬季大三角”和猎户座成为夜空的绝对主角,这让“三星高照”的天象显得更加惹人注目,也让“新年来到”的祥和气氛更加浓郁。

夜空中最亮的星——

金星在2月是启明星,黎明前出现在东方天空。但它的地平高度很低,观测条件不佳。水星将在2月8日下合日,也就是和太阳同升同落,整月都难见踪影。整个2月,木星、土星也都被太阳的光辉所淹没,无法看到。只有火星在为行星“代言”。夜幕降临后,我们可以见到这颗红色的星球高悬于南方夜空,接近天顶。它的落山时间基本上在次日凌晨,前半夜观测条件不错。

A

## “吉祥三宝”代表福禄寿

2021年2月的夜空中,最引人瞩目的是天狼星。它是全天最亮的恒星,天黑之后,在东南方天空中闪烁着蓝白色的光芒。它和北边的两颗亮星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,这就是著名的“冬季大三角”。其中西北角那颗略呈红色,名为参宿四,是猎户座的“左肩膀”。它的下方是猎户座的“腰部”,有另外3颗

亮度几乎相同的亮星倾斜着一字排开,十分醒目,就算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,在满月之夜也能看到它们。在我国古代的星官体系中,猎户座所在天区属于“参宿”。“参”即是“三”,“腰带”上的3颗星就是参宿的标志,古时的天文学家称之为“衡石”。我国的民间,常常把它们视为代表福、禄、寿等吉祥寓意的

三星。

人们常说“三星高照,新年来到”,是指在天黑后不久,看到这3颗星位于正南方天空的时候,新的一年就来到了。2021年2月11日的除夕之夜,三星高照于正南的时间是在日落之后大约两个半小时。如果在北京观测,则是20时25分左右。

B

## 亮星合月看点不少

月亮每个月在星空背景中运行一周,常常会和其他明亮的天体靠得很近,发生各种“合月”天象。

2月19日将上演“火星合月”。这天的月相是上弦,橘红的火星在月亮右上方4度多的位置,与银白的月色交相辉映。2月20日晚,弦月来到金牛座最亮星毕宿五近旁,又与毕宿五相合,它

们相距大约5度。毕宿五的亮度和当天的火星差不多,高度也很接近,它俩可谓“一时瑜亮”,只不过火星颜色更红一些。

2月26日元宵节的晚上,还将发生“轩辕十四合月”。轩辕十四是狮子座的最亮星狮子座 $\alpha$ ,在我国传统星官体系里属于“轩辕”星官。不过正如曹操在《短歌行》里所

写的那样:“月明星稀,乌鹊南飞”,满月当空时,仅凭肉眼并不容易看清它旁边的星星。当晚日落一两个小时,月亮高度不到40度的时候,要想找到它南边4.6度处的轩辕十四相当困难,最好借助双筒望远镜。随后再过两个多小时,月亮和轩辕十四升到高空,大气消光的影响减弱,用肉眼就能看到它了。

C

## 星月相交献上元宵“福利”

今年的元宵节,星空还将为我们献上一个个“福利”:月掩轩辕十三(狮子座 $\eta$ 星,亮度为3.5等)。在我国上海以南、拉萨以东的地区,能见到这颗狮子座的亮星从月亮的左边消失,被月亮遮挡几十分钟后,又从右边冒出来。具体的掩星时刻各地

有所差别,大致都集中在当晚20时到22时之间,正是赏月的黄金时段。昆明、拉萨、南宁等西南部地区,掩星开始得更早,例如昆明在20时05分开始见到掩食,21时10分结束。东部地区掩星开始和结束的稍晚一些,例如上海是20时36分开

始,21时27分结束;台北是20时26分开始,21时41分结束。

由于满月十分明亮,旁边的恒星会被月光淹没,我们需要借助天文望远镜才有可能看到它。要想欣赏这个元宵福利,着实需要下一番功夫。(据《科技日报》)

## 张居正



熊召政 著

“大明江山,如果重千斤,你张先生一人肩扛了800斤,焉有不累之理。”冯保感叹着。

“这些时,不谷一直在想,万历新政已初见端倪,或许,我应该卸下首辅之职了。”

“什么,你想致仕?”冯保身子一颤。“是啊,力不从心了。”“张先生,你千万不能这样想!”“为何?”

冯保愣了愣,言道:“张先生,你总该懂得人一走,茶就凉的道理。”

“我怎么不懂!”张居正虽在病中,

但一言政事便双目生光,他警觉地问,“你是否听到了什么?”

“皇上对你的病情问得很详细。”

“他是关心。”“他非常关心,”冯保眼神里露出一丝忧虑,小心说道,“皇上让老夫前来探视先生的病情,一定要弄清楚是重还是轻,如果是重,重到什么地步,他要确切知道。”“哦?”

“还有李太后,她也把老夫叫过去问了好几次,她亲自到乾清宫指示皇上,要他从内库拨金币给您治病。她还对老夫说,她每天多抄一个时辰的《金刚经》,为您祈福。”

张居正心里涌起一股暖流,他忽然想到万历三年在大隆福寺的那次会见,对李太后的感激之情中更增添了几分温馨。想了想,他说:“请冯公公代不谷转呈太后与皇上,臣仰荷圣恩,屡蒙怀念。一旦好转,臣立刻上表谢恩。”

“病呢?咱该如何回复皇上?”冯保叮了一句。“你据实而言。”“这万万不可,”冯保立刻摇着头,决断地说,“不能让人觉得你病得严重,沉痾难愈,这样,就会有人心生妄想。”“唔……”

“依老夫观察,皇上与太后两个,对您患病虽然都很关切,但心里头的想法

却并不一样。”

冯保的话点到为止,但张居正已听懂了未尽之言。近两年来,朱翊钧对他的礼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,但真心求教的态度却大不如从前。就说元宵节那天夜里在午门城楼,朱翊钧虽然听从他的建议减免天下积欠赋税,但明显心不在焉。冯保本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厉害人物,他早就看出皇上与张居正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只是表面,内里早已出现了裂痕。他与张居正两个可谓皇上的左膀右臂,任谁失掉对另一方都是不幸。单从利益上讲,冯保就不肯让张居正垮掉。所以,他方才的话意在提醒。张居正思忖了一会儿,便试探着问:

“冯公公,你认为圣意有不可揣摩之处?”

“皇上长大了,天威莫测啊!”冯保的答话蕴含了几分畏惧,接着又忧心忡忡言道,“如今,京城各大衙门,似乎像一盘散沙,官员们都在猜测你究竟患的什么病,能否痊愈。”

“这个你就不说,不谷也猜得到,”张居正一副不屑的样子,“朝廷一有风吹草动,官员们就会为自身前途着想,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小道消息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,”冯保愤懑地回答,“张先生你大概还不知道,有人出大价钱,要买太医给你看病的药方。”

“有这等事?”张居正一惊,“买药方干啥?”

“从你的药方,就可以推测出你究竟得了什么病,是不是无药可治的绝症。”

“这个人是谁?”“驸马都尉许从成。”“他?”张居正眼光霍然一跳,“自从万历四年子粒田征税,到万历九年清丈田亩,这许从成处处与我作对,他想我死,理属必然。”“张先生,恨你的何止一个许从成。”

“这个不谷知道。孟子说‘为政不难,不得罪于巨室’,我任首辅十年,得罪的几乎全都是王公大臣。上任之初,不谷就想到过与巨室作对的种种结局,就曾说过‘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’的话。也许,此言或成谶语。”说到这里,张居正顿了一会儿,又问,“许从成拿到药方了?”

“没有。”冯保回答说,“你一患病,老夫就请皇上圣谕,告知太医院的郎中,你的病情是朝廷最高机密。凡给你治病者,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外人透露病情。谁敢违旨,严惩不贷。”